

编
者
按

岳阳市湘阴县新河村本是一个种满芭麻的小村庄。2023年4月，中国首个农民作家村在此正式揭牌，两年时间培育了120余名“村writer”（即“农民作家”），其中包括50余名女农民。“村writer”像一张出村出圈的新名片，为新河村、湘阴县乃至全湖南注入了新的活力（详见本报2025年4月24日3版报道《麻田里的女作家：左手握锄，右手捧书》）。本期，我们特别摘选3篇新河村女农民作家的文章，分享她们在麻田地里书写生活的鲜活故事。

我的三季芭麻缘

文 / 晏金荣

初见芭麻，是在北京故宫的朱红廊柱边。导游介绍，古代匠人用芭麻、桐油、糯米汁混合制成坚韧的填充物，让历经六百年风雨的宫柱依然挺拔。这段尘封的历史，唤起了我对芭麻的好奇。我翻阅典籍才知，这种被称为“中国草”的植物，早在7000年前就已在华夏大地扎根。河姆渡遗址的麻布残片《诗经》中“东门之池，可以沤麻”的吟唱，无不诉说着它与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的故事。指尖轻抚冰凉的柱身，我仿佛触到了芭麻跨越千年的温度，就此结下不解之缘。怀着敬畏之心，我踏上种植芭麻之路，却不知等待我的，是自然角力的漫长征程。

农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我们背着水管穿行田间，汗水混着泥水淌进嘴里，咸涩又绝望。可当我们好不容易熬过旱灾，洪水又接踵而至。暴雨倾盆，农田变成了一片汪洋，芭麻被淹没在浑浊的水中，刚刚恢复生机的植株又面临灭顶之灾。风灾、冰灾也时不时来“捣乱”。寒潮过境，冰晶裹住叶片，仿佛给生机按下暂停键。每一次灾害，都是对信念的拷问。

转机出现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合作后。专家们不仅带来了滴灌设备与抗灾技术，更是打开了新思路。首先是改良品种，机械化收割替代了繁重的人力，智能监测系统实时守护芭麻生长。在科技的助力下，芭麻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，曾经靠天吃饭的局面逐渐得到改善。慢慢地，芭麻田有了“智慧”，而我也学会与自然和解。

最让人惊喜的是芭麻“一年收获三季”的馈赠。初夏，第一茬芭麻长到近三米，叶片油亮如翡翠，茎秆挺拔似青竹，镰刀划过，沙沙声里满是丰收的喜悦；盛夏，新苗又破土而出，顶着烈日疯长，仿佛在追赶时光；金秋，最后一茬芭麻带着成熟的金黄，在风中摇曳生姿。三季轮回，如同大自然谱写的生命赞歌。

随着产业不断发展，我们开始探索三产融合的道路，将文旅产业与芭麻种植相结合。我们打造了芭麻主题的田园风光，游客们可以漫步在绿油油的芭麻田间，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，也可以参与芭麻采摘、纺织体验活动，亲手触摸这古老植物的神奇，还可以品尝到用芭麻叶制作的特色美食。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芭麻文化，我们创建了芭麻博物馆。馆内一件件古老的芭麻制品诉说着历史的沧桑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让人们更直观地了解芭麻的种植、加工过程和它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地位。这里不仅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，更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学习，成为当地的一张亮丽名片。

如今的芭麻基地，早已不是单一的农田。春日里，在麻田间穿梭，看新苗破土；盛夏时，研学课程开在田埂边，讲述着芭麻的前世今生；秋收后，手工坊里飘出芭麻织物的清香，老匠人演示老技艺。三产融合让这片土地焕发新生，也让更多人触摸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魅力。产业发展的同时，芭麻成了致富“金钥匙”。我们带着技术走进偏远山村，手把手教村民种植，让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就业；开发芭麻主题旅游，吸引游客为乡村注入活力。

三季芭麻，一季播种希望，一季沉淀坚韧，一季回馈人间。从故宫的廊柱到广袤的田野，从与灾害的抗争到产业的兴盛，芭麻教会我：生命的韧性，在于一次次破土重生。而真正的丰收，不仅是田间的硕果累累，更是让更多的人共享成长的甘甜。风过麻田，沙沙作响，那是岁月的低语，诉说着永不落幕的奋斗与温情。

睹“麻”思人

文 / 蒋慕平

在芭麻工业展厅，当我再见这些麻丝、麻线、麻绳、麻夹筒、原始纺车、织布机时，还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，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。我睹物思情，潸然泪下。

我的故乡在湘北偏僻的一个小山村。在那个特殊时代，大家无论如何都要腾出一块地来种麻，种麻像种谷一样非常重要，因为不种麻就没有线，没有线就没法缝补和做布鞋。

一块芭麻每年可收三季，六月份开始打第一道麻。首先用小枝条抽打手掌大的麻叶，顶端上的小叶芽都要抽得干干净净，麻叶铺在土里像一张软绵绵的绿被。抽完麻叶接着取麻皮，麻皮分两边取出来，抽出的乳白色麻秆抛成一堆。每当盛夏，酷暑难熬，母亲牵着我们到很远的塘坝上乘凉，归家时远远地看见家里有几处微弱的忽明忽暗的星光，那是父亲点燃了麻秆，插在窗台上、门框上、土墙上，明亮而又温馨。我们顿觉无比安心。

麻皮浸泡两三天后就刷麻。母亲左手握住麻皮，右手抓紧刷麻刀，从中间往两端刷，反复刮两遍，然后晾晒在竹篱上。晒干后结成一个个麻花，反复暴晒，谨防发霉。

待母亲得闲时开始撕麻。首先放一盆温水，拿出几个麻花浸泡在温水里，然后坐在矮凳上，拿一块厚厚的麻袋布铺在双膝上避免浸湿裤子，再捞出一个麻花甩干，解开铺在双腿上，左手握住麻头，右手用大拇指指甲划开，撕成线状摆得整整齐齐，撕好后找一根最短的麻线扎紧麻头，然后再次用竹篱晾晒起来。风吹着白色的麻丝飘飘荡荡，就像一群仙女在翩翩起舞。

麻夹筒是一根圆木棍，一米三高，底座是一个圆形的实木座子，左边要钉一个竹刷子，用来分开挂线，一米以上的中间右边横装一个木盒子，这个盒子用来装白灰（瘪谷子焖烧的洁白干净的灰）。母亲将麻夹筒放在平稳的地方，然后坐下来，把麻篮放在左手边，再把晒干的线丝解开两三把挂在麻夹筒上，扯下两根线，右手食指粘点灰，双手巧妙地结合捻起来，左手把源源不断的线往麻篮里牵去，线丝一圈又一圈在麻篮里堆积起来。两三天时间，麻篮就满了。等到这一批线完工，就准备打线。

打线场地选在室外。周日早晨，我和妹妹抬出线车，放在屋前地坪里，离线车六米的垂直前方放一把高条凳，这把高长凳是用来打线的，一头绑着一根筷子用来挂线。母亲把木柜里整整齐齐的线团小心翼翼地搬进麻篮，放在线车旁，然后打一盆水放线车左边，取一个线团放进水盆里。母亲把线车上三根小柱子调好，然后取出线头缠在右边的小柱子上，我便伸出右手将线扬起，用虎口握着这根线走向长高凳，站上去把右手的线移向左手，右手再扯两米多长，双手扬起均匀地张着。母亲划断这根线，缠在左边的线柱上便开始摇动线车。只见我胸前的抛物线渐渐地向上升，慢慢地两根线合并。母亲又把左右柱子上的线头取下来一起缠在中间柱子上，然后再摇动线车，我手上的线两根化作一股线绳挂在筷子上，这根线就算基本完工。

次日，母亲拿出一口煮线的大铁锅，泡一盆石灰水，半小时后倒进铁锅再加水，将打好的线放进锅里熬，熬到一定的时候取出，再在麻石板上用棒槌反复敲打揉搓，直到干净后晾晒，就可以制成成品线。

一年又一年，母亲用这些线为我们做布鞋，穿在脚上轻便而又舒服。而今，父母离开我们三十多年，看到这些芭麻物件，怎能让我不怀念父母，怀念母亲制的布鞋，怀念儿时繁忙而又快乐的日子。

医者仁心不过期

文 / 李群英

我曾是一个穿梭于乡间小道、奔走于村户人家的村医。26年的行医生涯中，我见识过，也救治过许多的病症。尽管后来我退出这一行业，我的营业执照、药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已过期，然而我的那份医者仁心一直还在。

有一次，我在民新段中途上了一辆由湘阴县城至南湖洲的公共汽车，人还未站稳，就见正对车门口位置上一位约莫六十岁的老人，双手伏在前排座椅背上呻吟，旁边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一边为她抚摸背部，一边冲司机喊道：“老人家发病了，司机你看附近有没有医院或诊所。”司机说：“还要走十几里路到和平闸才有医院啊。”见此状，我对那位妇女说：“我曾是一名村医，可以让我看看吗？”“太好了！”妇女马上腾出位置给我。

老人面色发白，冷汗直冒。我问她有没有哪里痛，她虚弱地说没有哪里痛，就是头晕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同周围的人说：“这位老人应该是血压过低，马上就会休克，我现在必须先给他升血压保命。但是这里没有设备，没有药物，只能按压穴位救人，需要请大家帮忙。”

坐在前排的男子自告奋勇：“我来帮你。”刚才让位置的妇女也说：“我也来帮你。”

说话间，病人的呻吟已由弱变成无声，已经进入休克状态，我快速将病人的头扶起使她背靠车窗，左手使劲挤压头顶百会穴，右手用力掐唇上人中穴，并指导两位临时助手：“你们两位一人各掐一只手上的合谷穴，一紧一松，用拇指用力地掐，不要担心她痛，要是她知道痛了就好了。”两三分钟后，病人终于清醒，睁开眼叫一声“哎哟”。妇女松了口气说：“总算缓过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不要停，还要继续掐，掐到她面色转红为止。”接着又掐了几分钟，眼见病人虚汗不冒了，面色转红润了。老人虚弱地说，自己感觉舒服许多。

事后，我叮嘱老人：“车子马上要到和平闸了，您就在和平闸下车，找附近的诊所或医院再做检查。我刚才只是临时的应急处理，暂时上升您的血压保住性命，后续还要进行对症治疗的。”老人连连点头道：“我本是要在和平闸下车去女儿家，她会来接我的。真的太感谢你了。”

车上掌声响起，其他乘客们纷纷对我们三人竖起大拇指。“我们全车的人刚刚都捏一把汗，幸好没事了。”“今天真是幸运，她突然发病，没多久你就上来了，恰好您又是医生。”



我笑着对大家说：“我原来是医生，但现在不是了，我的行医执照早已过期了，好在技术不过期。刚才事出紧急，大家可不要投诉我无证行医啊！”“你救了人，应该得到赞扬，怎么会投诉你呢？”车上人都说：“我们给你做证。”

这样的场景，总让我感到非常温暖。尽管我已退出医疗行业，解他人急难依然让我收获成就感。